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
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
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
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
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

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耻之事
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
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
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
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
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

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
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
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
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
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
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
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
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
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
成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

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教
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
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
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
有深淺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
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

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
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
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
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
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

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
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
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
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
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
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

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
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
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
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

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
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
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
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
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
辨蓋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

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
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
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
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
焉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
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蠲俸

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
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
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
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
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
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

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
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
堯舜同量而明倫察物不能細
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
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
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

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
由孔顏曾孟而証諸堯舜湯文
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
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
體驗擴克使此心渾然天理而
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
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
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
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
生論定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
公諸同好之意矣陸子曰六經

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
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其
勉之而已矣

康熙丙午孟冬、睢陽後學湯斌
謹序



理學宗傳叙

夫人而不讓堯舜孔子者本體也
也夫人而讓堯舜孔子者工夫也
也本體具嘗足牽制人心於天
理之域而不得放肆於爲惡工
夫亡則感物誘知勢又足以蔽

天理而不免于禽獸之心此天
下古今所以多中材也本體者
理工夫者學理者天之所以與
我而無不足也學者人之所以
自盡而無不能也苟從事於此
皆可以憑越中材而爲堯舜孔

子之聖矣然不得其傳流爲異
端不得其宗亦究于小生曲儒
而已今天下讀堯舜孔子之書
者止以供其辭章口耳之用無
足齒數高者苦力制行卓然賢
善其於本體卒無所窺則亦不

失爲義襲而取實不得謂聖人
之道遂如是已焉何也道原諸
天體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
之實而有學之名非挹取其端
緒倣畫其節目之所能爲也鍾
元孫先生集理學之書以宗傳

爲名宗諸天也蓋八十年中下
學上達有不可以告諸人人亦
終不得而知者悉著諸此其書
以爲自堯而下以至于孟子業
有五經四子之書爲宗傳於前
矣茲起漢訖明諸儒無不備載

于其中又特表十一子以嗣諸
孟子之後而又爲一宗傳焉大
哉宗傳乎非自爲一書特合五
經四書爲一大部書也又非自
爲十一子特人智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爲一大流人也使學

者讀之。不恨玉。六經四書而後無
書堯舜孔子而後無人。然後知
人不必皆堯舜孔子也。而無不
可以爲堯舜孔子天也。人人而
天。人人而皆可以爲聖人。何也。
天無規則仰而不愧。俯而不怍。

卽規則也天無程限仰而有愧
俯而有忤卽程限也如是而尚
拱手讓堯舜孔子焉豈丈夫乎
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故堯舜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
足見其聖而于揖讓見之湯武

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
聖而于放伐見之周公孔子之
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
而于制作刪定見之凡皆無所
倣倣倚傍而取法於一心之誠
然後可以無所往而不足故曰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人患不取
之以爲用也我未見用之而有
不足者故又曰易知簡能而已
雖然人知本體爲天不知工夫
爲天舍剛健流行而不息者別
無天倘有一夕之停天壞矣舍

戒慎恐懼時習而不已者別無
聖人倘有一念之墮聖壞矣舍
本體而言工夫固其爲工夫皆
僞舍工夫而言本體則本體又
附于何所乎此先生所爲宗天
之義也歟所以挽天下口耳文

辭之士以歸于實落之地而以
端緒節目爲學者亦可以由此
而見其高明廣大中庸而精微
焉耳至于以濂溪爲孟子之聞
知以陽明爲濂溪之聞知誠千
古不易之定論尤沐之所心折

而首爲拜肯者也嗚呼二子其
聖乎道不求于堯舜孔子而自
求其天直認本體而無間者卽
以爲功渾物我通天人合內外
一精粗坐言起行德功並著而
究未有能窺其涯際者堯舜孔

子之道執中一貫之學于此其
尚有遺蘊乎自周子有無極之
說王子有無善惡之說而學者
之議起噫此正二子之所以爲
二子歟鹿伯順一生師陽明先
生夙昔與之夾力並進今丙午

春沐迎先生至內黃証所學先生一見沐曰伯順沒再得子矣此豈余與先生之私心然哉或亦天下之同然也宗傳稿就余領梓事先生託爲序且得進一言於天下之學者曰棄其流俗

張序

舍其故學認本體作工夫不特
以身附于十一子之後雖直爲
堯舜孔子可矣康熙五年歲次
丙午仲夏廿一日辛丑後學著
臺張沐序

理學宗傳叙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
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
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
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

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
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
歛諸身心意知者而理
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
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

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
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
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
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
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

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
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
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
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
攜時証諸先正之語嘗

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
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
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
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
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

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
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
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
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
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

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
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
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
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
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

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
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
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
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
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
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
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
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
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

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
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
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
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
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

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薦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

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
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
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
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
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

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
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
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
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
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

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
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
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
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
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

者入補遺補遺二云者謂
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
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
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
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

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
區區較量於字句且耳
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
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
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

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
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
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
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
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

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
借者逾三十年矣少歷
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
離曩知饑之可以爲食
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

跋之可以能履眇之可
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
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
人以世次爲叙後至蘓
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

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
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
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
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
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

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
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
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
並以俟後之學者

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

容城後學孫奇逢謹

撰

義例

諸儒人不能盡收語不能盡錄固不敢謂無遺且不
一敢謂無濫第存乎偶得之見以贊之天下後世

唐虞之際道行於君臣洙泗之間道明於師友明良
不作而諸儒代興總所以維持三綱五常以承天
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是編專主躬行不在詞章
訓詁爲學也

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
輔也十一子與諸子其內也補遺諸子其外也補

遺諸子皆賢鳥恐外嘗思墨子固當世之賢大夫
也曾推與孔子並何嘗無父蓋爲著兼愛一篇其
流弊必至於無父故孟子昌言闢之愚敢於補遺
請公劾此忠告

宗傳成或疑予叙內本天本心之說問曰虞廷之人
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禪
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
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中卽所謂天也人心有
欲必不踰矩矩卽所謂天也釋氏宗旨於中與矩

相去正自千里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
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
無善無惡是無善之可名正是至善心有人心道
心而意未動處理然至善何嘗與性善相悖

諸儒之評或取裁先儒之論註或獨抒偶得之見聞
總欲暢明其說共偕大道不避雷同不嫌立異譬
之歲功然孔子其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
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其二十四氣耶再次之其

七十二候耶合之始成此歲功耳

是編有素推節義者蓋節義與俠氣不同學問須除
俠氣而不能不本之節義苟有所以處死之道而
不外乎天則非可與徒慕其名而輕蹈白刃者比
是編成友人問傳宗者何獨標十一子乎余曰元公
大儒而從祀獨後昔孟子與荀卿同稱今孟子與
孔子並列天固未嘗以聰明全畀一人學術之升
降亦隨氣數爲調劑此編余今日之見也敬以俟
後之尚論者

世代以漢唐宋爲治統文中子出考邠隋儒與漢唐
並河汾所以重隋也文靖姚許所以重元也

子統於父弟統於師例也二程之於濂溪紫陽之於
延平則不得以例限

諸儒詳略各異或止存其姓氏因未得全集以俟覽
者續考

理學宗傳姓氏

卷之一

周子元公

卷之二

程子純公

卷之三

程子正公

卷之四

張子明公 弟天祺附

卷之五

邵子康節

子子文伯溫附

卷之六

朱子文公

卷之七

陸子文安

兄子壽九齡子美九韶附

卷之八

薛子文清

卷之九

王子文成

卷之十

羅文恭公

卷之十一

顧端文公

卷之十二

漢儒考

董子 申公培倪公寬毛公萇附

鄭康成公

卷之十三

隋儒考

王文中子

門人董常薛收仇璋姚義附

卷之十四

唐儒考

韓子文公

門人李翱趙德附

卷之十五

宋儒考

程門弟子

楊文靖公時

劉質夫絢

李端

伯顧 謝文肅良佐 尹和靖焯 游定夫酢

張思叔繹 呂和叔大鈞進伯大忠與叔大

臨 朱公掞光庭 王信伯蘋 蘇季明昞

馬時中仲 楊國寶應之 侯仲良師聖 劉

元承安節 劉立之宗禮 林大節 周子先

范異之育 孟敦夫

卷之十六

宋儒考

胡文昭公瑗

羅文質公從彥

李文靖公侗

胡文定公安國 子五峰宏附

張南軒公栻

呂忠亮公祖謙

卷之十七

宋儒考

朱門弟子 蔡季通公元定于仲默沉 黃勉

齋幹 李敬子燾 張元德洽 廖子晦德明

葉知道味道 李公晦方子 詹元善體仁

陳安卿淳一 傅忠簡伯成 徐崇甫僑 輔

漢卿廣 楊信齋復 黃商伯灝 石克齋子

重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煥 曹立之

建 舒元質璘

卷之十八

宋儒考

真文忠公德秀

何文定基

王文憲栢

陳潛室廔

金文安履祥

卷之十九

元儒考

劉文靖公因

安敬仲熙附

許文懿謙

姚文獻公樞

趙仁甫復實子聲然附

許文正公衡

明

王恂

蕭舉

同恕

第五

居仁

武洛

李木魯

胡長孺

孫轍

黃澤

陳樵

陳櫟

卷之二十

明儒考

曹靖修公端

吳康齋與炳

胡敬齋公居仁

陳白沙公憲章

羅一峰倫

陳恭愍選

章文懿懋

洪甘泉若水

賀克恭欽

卷之二十一

明儒考

王門弟子

徐曰仁愛

錢洪甫德洪

鄒文

莊公守益子普孫德涵德溥附
主汝止良子

壁門人林春附 薛中離侃 歐陽文莊德 黃

宗賢縉 顧箬溪應祥 黃洛村弘綱 何善

山秦 徐波石懋 南大吉元善 方叔賢獻

夫 陸原靜澄 冀惟乾元亨 徐珊蔣信

王文定道 穆文簡孔暉 劉晴川魁

卷之二十二

明儒考

何文定塘

崔文敏銳

五
呂文簡袖

羅文莊欽順

尤西川時熙

鄭端簡曉 鄧文舉以讚 薛思菴敬之

卷之二十三

明儒考

呂新吾坤 楊晉菴東明

馮少墟從吾

高忠憲攀龍

鄧濟谷元錫

章本清漢

卷之二十四

明儒考

曹貞子于朴

來瞿塘知德

鹿忠節善繼

呂忠節維祺

卷之二十五

明儒考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鄒忠介元標

劉念臺宗周

金忠節鉉

陳幾亭龍正

卷之二十六

附錄

張子韶九成

楊慈湖簡

王龍谿畿

羅近巖汝芳 門人楊魁元附

周海門汝登

理學宗傳卷之一

門人魏一鰲

容城孫奇逢輯

長男 立雅

全編

周子

周元公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峯
舊諱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一時儒宿各碩靡不
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游故開道最先其學精明
微密超然自得於天人性命貞一之統於世泊如也
與人語從容和毅洞中其微隱遇事幾應果遂屢嘗

今人皆爲之

學道論老
少理正激
之便及也

明倫彙編

時措襄之於理道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珣爲提舉。州分寧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得人。以爲神明。改府安司理。叅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刻核欲深文罪之。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遂爲感動。囚減死。移郴及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問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講。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部使者趙清獻公。拊時爲監。

司中先入語障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及改判虔州
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深信之執其手曰拊幾失君
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永州以清獻及呂
正獻公薦轉虞部郎中廣南東路轉運判提點刑獄
以洗冤澤物爲已任雖島瘴服人迹所不至者必
緩視徐按不憚勞動以其身撫緩之會有疾又水滸
其毋夫人墓遂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嘗
有溪合於淦江取管道所居濂以名之尋解官歸會
清獻再鎮蜀復薦有召命則先生卒矣年五十有七

先生清明誠一寡欲於無平居汎與廣愛若於人無異同及判忠諫拯憂患乾行豫介凜不可奪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迥然物表而不卑小官慚於人有清職思其憂所至以興學造士爲首務其誠感風動吏民更相告語不以抵罪爲憂而以汙善政爲耻也新於化矣方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攝通守程珦見其氣貌異之與語信其知學聞道也使二子願願受學焉先生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始此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先生死

大中公能
禮得所以
生于爲大
儒
自心如神
樂安得同
人

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茂叔
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與先生相遇語連
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
士獨懷刺謁先生伊川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旣見先生自謂無
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
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先
生非虛言也先生奉已約甚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

先生始
不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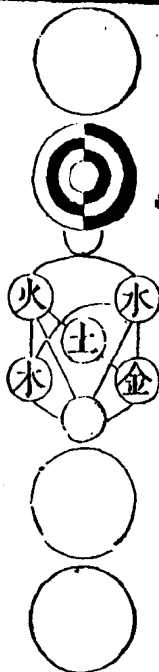
友家不宿百錢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又往來
經紀其家愈久不懈分司歸妻子餽粥或不給曠然
不爲意也先生患聖道失傳作易通太極圖以綱紀
斯道之精微而標無欲以學聖揭誠神幾以名聖統
之於仁義禮智四德而動靜言貌視聽舉無違焉黃
庭堅實錄云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微福
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惇嫠陋於希世而尚
友千古後百餘年洛陽學大行天子下太常議易各
考功梅觀上議曰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

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察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
庶幾百世之下如孟氏之後觀聖道必自敦頤始予
二壽司封郎中燾寶文閣待制

太極圖

陰靜

陽動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所以明
夫道之未
如有物而
實爲萬物
之根底也
非太極外
復有無極
及又言太
極本無極
耳

看乃做正
夫處在正
靜立人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
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闕說僅二百餘言天地古今之蘊盡是矣其說明
白則易本無可疑無可訾而猶不免有疑之訾之
者非好議也見未確也非紫陽力爲
文章又成聚訟矣因附其解於左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
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
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

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

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

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谷而生水

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

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釋故火火◎陰釋故

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

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

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行一陰陽五殊二質無餘欠也陰陽一水極精起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
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

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

太極也

此以上引說解判圖體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

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

神○之發也五性

(水) (火) (木) (金) (土)

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

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
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
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
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
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天)☵(地)大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
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
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

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
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後學朱熹

註

周子不以無極二字始成其爲大儒陸子不以無極二字遂貶其爲大儒亦各存其所見而已周子以前諸大聖人不聞其少却無極二字周子以後諸大儒不聞其多却無極二字各隨所見自成道理區區爭訟於字句間是未窺聖道之大也

通書

朱子曰此篇與太極圖說並出本號易通

誠上第一

曹月川曰
此明太極
爲實理而
有體用之
各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卽所謂太極也自純粹至善由造化源
頭處有是善故其性自善孟子之說本此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
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

朱子曰上
章言聖人
之誠卽天
道之誠此
章言思誠
則本之道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此言太極之在人性之之聖身之之聖德是一誠非誠則邪矣故貴則邪以存誠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
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周子幾圖善出於正惡出於偏胡則善惡並出所以是周非胡已有定論

聖蘊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月川論
有獨見可
以被胡氏
之疑

此
上章而

聖人之所以至者誠神也

之聞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

幾曰聖人

誠神幾盡乎性焉安焉之聖人矣又曰至誠如神知幾其神蓋誠與幾可爲而神不可爲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動而正卽所謂幾也慎動正是知幾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紀

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靡耳

守之行之靡之
正見知幾慎動

師第七

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
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
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
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闡者求

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善惡盡乎氣質之性矣然有中在焉所謂性之善也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則作師者之事也孔孟善被萬世寧直天下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無耻之人却多諱過所以爲大不幸故曰耻之於人大矣哉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
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
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通
微知幾則作聖之功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伊尹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

顏子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禱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
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
多乎哉

聖人法天而已矣天之外復何事哉故道不遠而術不多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川賢急焉

純心正所以法天也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論禮樂定之以中

此明治道之要在乎

聖仁義而
聖之德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

五倫各得其理則萬事萬化胥順矣此之
謂禮樂君子謂敬則自然和樂便見先後

務實第十四

此言學當
務實而不
可有近名
之意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
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君子知過情之可耻
即欲不務實不能

愛敬第十五

地水火風
之氣而

地水火風
之氣而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
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
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
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
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
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學其善而勸其不善只欲以善善天
下是何等心腸此謂真愛人真敬人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動靜陰陽互爲之根惟不滯於一物所以能運行終始乎萬物可想太極神妙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
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
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
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和者樂之所出生人心不和總因此心不淡
賢欲勝而忿爭起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見道之
王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

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此是虞廷景象武猶有慙德焉

故文中子不許房杜以禮樂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妖聲艷辭之中

人也更提更深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是爲要

此書人
聖學五

此書論古
今之樂而
見道之
王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一者純一也非無欲惡能純一此二字干聖底蘊要莫要於此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正己正人不逆億而先覺總歸本於無欲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理性命三字章內各爲曉解然在天爲
命在人爲性理一而已所謂萬殊一本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
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

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顏子不遠仁者也仁者無憂故不改其樂無所以勝之矯貧賤強爲樂不樂矣化者大而化也齊者齊於聖也

師友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德有於身須借師友所以師等君親友爲五倫之一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過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
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生無師友則一愚人之身而已矣思深哉周子之意乎

過第二十六

仲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有過不許人規非於滅身敗德其愚人之心也夫

問問過則喜與見過則內訟奚別曰喜過者
謂明果敢之氣訟過者沉潛克治之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
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
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平人也。何尤。

古今事勢到極重之時。識與力兩無
施焉。聖人知幾。故能通變於未窮。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幘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藹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文以載道見文章卽性道也故美則愛愛則傳非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徒以文辭藝焉而已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
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

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學庸二孟皆所以發聖人之蘊。顏子正不以言也。朱子謂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上。發見故云天何言哉。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大哉易乎。正所以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川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
哉吉凶悔吝生平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修德實地功夫是
盡聖人之蘊不獨爲乾損益三卦之旨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大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

以釐降二女于媯治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家人緊復无妄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然須无妄則天地之心見而刑家範身俱本諸此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不一而足是見世間人墮在火坑中只不自覺故叮嚀如此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實至矣而言之不文亦陋也無其實而徒以其辭陋之陋矣與二十八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之變化實理之自然擬議之變化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
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
無倫焉故得刑以治與十一章略同情僞微曖其變千狀
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
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
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刑爲仁政之輔總是刑期無刑
之意故非中正明達者不能任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天地聖人之道總一至公而已矣公卽所謂誠也至誠配天地同悠久者以此

孔子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主祀天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誅亂臣賊子正所以正王道明大法功德原大故孟子與禹周並稱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參贊萬世之天地者實惟孔子一人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蒙長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
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
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四十章論帥道此以發蒙自任而欲覺天下後世終以良指道之本源志已忘物惡人作爲以畔道其游

人至矣

宋子曰被命假守南康復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

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鉸板

序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潤慈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書終書出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山師得默契道體建國屬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天理之微人事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

子之傳煥然

復明於世

五峰胡氏曰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問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刊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賡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策夾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也人以知識圖見爲得而自盡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

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南軒張氏曰自聖學不明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足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備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數哉惟先生生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

不在其理密察本末該貫非

關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則

千之功也

元公純粹精微四時之氣俱備闡說通書括盡千聖萬賢之指諸儲儲儘力闡發總不能出其範圍元公之於諸儒其孔子之於

列聖乎迥乎不同尚已

天作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文武以前道統在上以君道兼師道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以師道兼君

道也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爲萬世王者而作周子
於闢發天地之蘊於書開誠明之指辭不煩而五
經之理四書之要靡不包括其言曰道義山師友
有之又曰師爲天下善以善善天下其教思寧有
窮耶所稱類學孔子者故不與諸儒較勝負而諸
儒莫不避謝焉不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爭
衡焉孟子叙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
待教之豪傑殆孔子之生知者耶程朱又其見知
者矣

謙溪於聖門庶幾此擬顏子顏子克己復禮故能
不違如愚謙溪之無欲故靜皆是從乾行作工夫
故曰學顏子之所學此可見其志之所存矣晁氏
謂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豈其然或卽類退之
往來於

六類

理學宗傳卷之一終